

敘事醫學 報告

標題：與癌共生的日子

醫學五 潘 岳

我今年六十歲整，老天給我很多人生大壽賀禮，包括：兒媳們事業成功又孝順、孫兒女們健康聰穎、有足夠的養老資產、早過半百的兄弟姊妹們往來和諧又密切、六年前得到乳癌、兩年前喪偶、三個月前醫師診斷我癌症指數又升高、肺部有黑點顯影。我把這些都當作是人生的禮物，照單全收；若可以趨吉避凶選擇，只收前半部禮物，而拒收後半部的人生功課禮物，誰不願意？但能嗎？

能夠這樣淡定說：「照單全收人生禮物」，我可是從倒地再爬起來的再生。我住家在台北，靠近台大的鬧區靜巷，年輕時和先生從事土地代書業務，小有積蓄，也栽培每一位子女都到國外拿博士學位，生活非常忙碌卻美好。直到十三年前，1999年，彩色繽紛的人生陷入黑白，肇因來自經常熬夜又罹患糖尿病宿疾的先生，引發起中風，開始我的人生「深度旅遊」。

爲了照顧病後不良於行的先生，我不眠不休和時間競賽，向夸父學習追日精神，家裡改無障礙空間、每天陪他作復健，希望我的勤奮和努力能夠感動天，讓他奇蹟式的好起來；雖然2002年醫師診斷我得到乳癌，當時毫無考慮地切掉左邊乳房，手術復原立刻又全力投入照拂先生，心想零期算安全；加上兒女們剛好到國外留學，我爲了安孩子們的心、早日拿學位，所有事情都先隱瞞，一肩扛下照料工作；但孩子的爸生性固執，不按時吃藥控制血糖，以至於後續中風N次，最後倒地、癱瘓。五、六年過來，我每天不斷幫他翻身，他的身體乾淨到像正常人，一點都沒有褥瘡；當然我依舊想要外子能神蹟式的好起來。

2006年，就在孩子們陸續返國創業、結婚、生子的打拼過程，我再度發現右乳房腫塊，也驚覺腰部脊椎痛到難以忍受。經附屬醫院診斷，證實我得到乳癌末期，再度惡化的癌組織必須接受化療；脊椎骨頭裂開，大概是抱著壯碩的先夫翻轉身體造成的，醫師說化療稍休養一段時間後必須再動刀治療脊椎的問題。一連串的打擊，我突然間崩潰了。原本能一肩挑的所有家庭事情、照料先生的事情，我沒有半點力氣了；平常可以開長途車子的膽量，我失去了；半夜睡不著，加上腰痛、身體直不起來，害怕出門，醫師再加我一條病名：恐慌症。

當時一心想要抗癌成功，好繼續陪病重先生，雖然害怕仍然接受化療。每一次化療結束，全身虛弱到沒力氣為自己倒一杯水喝，嘔吐感時時刻刻跟隨，反胃噁心緊緊箍住身體，最是難受；雖有女兒、女婿、兒子和媳婦輪流照應，他們的孝心只能安慰我的心靈，卻解除不了我的病身。經過一到兩星期的補充養分，當體力慢慢恢復正常，可以為自己稍稍削個水果，又準備要接受下一次化療；周而復始，歷經半年共六次化療。我和所有化療病人一樣，頭髮掉光、臉色蒼白，化療過程像被吸走人體的神髓魂魄。

休養七個月後，2008年底，我又再次進入手術間，動第二次大刀，爲了醫治和改善脊椎病況。我想站起來、想繼續正常生活、想盡人妻照顧牽手三十年的先生，這些願望逼迫我開始檢討，爲什麼會罹癌？爲什麼有心病？過去的生活一定出了什麼問題？我虛心檢討，發現從年輕育兒女開始，代書跑銀行的忙碌和家庭工作滿滿，我沒有運動習慣，而先生的病發讓我鬱卒在內心深處，總覺得人到中年要是有健康老伴該有多好！沒有運動、飲食沒注意、心中有所不滿意，長期啃噬掉我的健康。我必須徹底改變才有機會。

脊椎手術後，當休養一段時間，我一邊陪癱軟身體的丈夫，同時開始多吃新鮮蔬果、接觸游泳和走路兩項運動，碰到難題往積極面思考；也持續接受醫院的標靶治療，儘管每一次服過藥，全身會出現密密麻麻的紅斑疹，我都願意承受。2010年，丈夫生命危急，家人決定不讓他氣切，因爲中壯年的他躺在病床上已經十多年多，再多一根管子綁著，只是延長他沒尊嚴的過活；半個月後，他先走了。

辦完他的後事，也保持正確的飲食、運動生活；每個月回醫院抽血檢驗。這段期間，還能幫忙創業有成的兒子和兒媳，帶他們年幼的小孩，兩個孫子壯碩可愛也慢慢成長。今年夏天，小孫子進入學校了，同時醫師通知我，體內的癌細胞指數上升，必須再作化療；肺部有個黑點，可能是癌細胞擴散。

我作了一個篤定選擇，當不聽話的「逃兵」，醫院通知兒女們要帶我到醫院，我告訴小孩：「之前是爲了照顧爸爸，我願意接受化療、標靶實驗，現在我已經沒有罣礙，沒有照顧爸爸的任務，我希望自然接受生死，不想再經歷像無止境循環的化療療程，還有被當實驗白老鼠的標靶治療。」我盡力過自然生活，從這個夏季到了這個秋天。

與癌共生十年，選擇後，體會這一切生老病死都是人生的禮物。我現在只能對醫師們說：「抱歉了！」

反思：醫學的進步，增加人類壽命，但這增加的人生，是否是病患要的人生呢？